



行姿

XING ZI

◎ 李松涛 /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PDG

目 录

往事的营养	1
祖艺	3
大难	7
雾雨中的登临	10
爱是什么	14
借一双拖鞋祝福你	16
假如姨妈不再来	18
师恩	20
乡情悠悠	30
杖念	34
灵雨	37
如愿以偿,你留在了朋友中间	42
别了!新垦地的磨镰人	46
正	51
不朽在自己的节日里	55
晨光	59
晨晖中,升旗	59
心愿	60

心中的日出	60
根系	61
青春展·心得及其它	63
今天,不能没有我	63
五官的企盼	63
青春就是五月	64
我不是因噎废食的人	65
我们是强者	65
我崇拜英雄	66
心得	67
美	67
所有的心,都贮着火	68
农民旅游团	68
花的卫士	69
交换	69
拔节的房屋	70
爱和艺术没有疆界	70
新韵	71
捷径是存在的	72
无题,但有感	72
吉祥鸟儿从晚霞深处归来	74
流蜜洞	74
攀	74
身高	76
挖……	77

转达	77
满天标点,都是谁丢的	78
人类是地球的金子	78
总有一天	79
烧饼的记忆	80
但,这并不是说……	81
火种	82
火种	82
一条露天的启示	83
矿山路哟	83
矿长	84
巷道潮声	85
沿着蔚蓝色的道路	86
我的创作	86
天	86
晚报	86
返航	87
色彩	87
变与不变	87
谢谢“书法家”	87
风的翻译	88
蓝天摄影	88
请放心	88
我愿	89
天文学之外的星	89

读天	89
虹桥之最	89
霞话	90
插翅的向往	91
我向往蓝天	91
相信我吧	91
运动场上	92
小船——银燕	92
太阳的话	92
飞行	93
人,应该学会遗忘	94
哦! 望夫云	94
只因你一句话	94
来吧	95
因了我们……	96
如意雨	96
爱之献	97
捷足的仲秋	97
冬天里的故事	98
错趣	98
相约	99
断章	99
挫折也是收获	100
人,应该学会遗忘	100
知青岁月	102

寒阳	102
我的处女作	104
青年点儿	106
那段时光让我毕生受用	108
痛挽二章	110
他们本来是一个人	110
血铸的问号	112
年轻的生命没有死结	115
厕价	120
用韵脚走路的边风	122
新来的排长	122
警告	122
窝?果?	123
春上军车	123
晚餐	124
山海志	125
兴安遐思	125
梦橄榄树	125
《棋谱》也是一部兵书	126
我就是中国	126
一定是你	127
季风的联想	127
晚眺	127
他用知识武装智慧和勇敢	128
保卫	128

支点	129
雄魂常在一神树	130
心田上的守望者	133
回眸秋山	138
以执拗固定一颗太阳	142
四季之谊	146
醒目的阿红	152
生命茁壮的姿态	154
绝非最后的风流	158
而立之锋	164
摄天人	167
永远的心况：梦乡恋土	172
谢意中的抵达	178
一个站着歌唱的人	184

往事的营养

这是一个土地埋不住、时光也不肯埋的情节。

童年。故乡。布谷鸟歌唱的季节。我同几个一般高矮的小伙伴忘情地“藏猫猫”，不料正值兴头上，被父亲从碾台后面拽了出来，按到田垅间，令我搭手跟他播种。其实，这活儿挺简单，父亲在前边用镢头刨坑儿，我手持装豆种的小瓢紧随其后，在那间距与深浅适中的穴中，投入三五粒黄豆，再顺势用脚轻轻拖带一下刚刨出的新土，便将种子盖上了。如此循环往复，我是胜任的，此前，我不但见习过，而且也操作过。可那天憋了一肚子火，赌气干着。人在地里，心却在村中，巴不得屁大工夫就干完，好撒丫子去玩。我一步一步朝前挪着，瓢里的豆种总不见少，越急越慢，越慢越急。受玩兴的驱使，我突然心生一念：做假！反正父亲后脑勺没长眼睛，看不见我的动作。于是，我在那本该点放几粒种子的穴中，信手扔下十几粒甚至几十粒，扔着扔着愈发胆大妄为，竟由一小捏一小捏渐次发展到一小把一小把地丢。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种下了祸根，只顾眼前，忘了还有明天。生活是不捉迷藏的，在阳光雨露的支持下，土地以坦诚揭发了我。数日后，我被父亲扯着耳朵拎到地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瞪口呆，欲逃无路。只见垅台破土而出的豆苗论丛论窝，密不透风地挤做一团，纤细的茎叶东倒西歪挣扎着……就在我偷懒的地方，就在我耍滑的地方，

我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痛揍。震怒的父亲问我：“为啥挨打？”我哽咽着回答：“贪玩！”父亲厉声道：“不对！小孩子贪玩不是错儿。”捂着火烧火燎的屁股终于悟懂了：“是撒谎！”“能记住吗？”“能！”

真是种什么瓜得什么瓜、种什么豆得什么豆。

后来，我告别了家乡。但风雨兼程的四方飘泊中，我一直记着那桩谎事，记着那番疼痛。我对父亲和土地深怀敬意。教训难忘，恩泽难忘。耽误了一季庄稼，启示了一生为人。在离开故土的漫长岁月和滚滚红尘中，哪怕是被迫动了谎念，我都惯性地蓦然忆起儿时的经历，那经历是我深藏也珍藏的财富，我时常动用它兑换一种不致出偏的指导思想。我那当时有气却更有情的父亲与永远无言也永远无欺的土地，以其特有的方式，规范了我的一生。

由此及彼，有意无意地考察五花八门的世相，我是确确信了那句浸透哲思的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实中的无数事例反复证明，无论你多么自以为聪明绝顶，自以为万无一失，或迟或早到头来总要露馅。历史上，似乎也寻不出撒谎违规、瞒天过海而最终不受惩罚者。

人生在世，诚实为本！

祖 艺

昔日，在年画不多，只有门神和灶王爷频频露面的乡间，窗花的应用便是广泛的。大平原托着的小屯里，左邻右舍的窗子上，都贴着姥姥心灵手巧的劳作。

一把普通的剪刀，一张普通的彩纸，在姥姥手中翻来折去，便要什么有什么了，人物、动物、植物、器物，无所不能。我从小就听人啧啧赞叹：“你姥姥神了，剪猫像猫，剪虎像虎，剪只母鸡能下蛋，剪只公鸡能打鸣。”又逗我：“你长大了，让你姥姥给剪个最俊的姑娘，当媳妇……”

这自然是夸张和打趣，但反映了姥姥剪纸技艺的深入人心。慈祥的姥姥广结善缘，好求，任谁张口都闭得拢。姥姥撩起蓝布围裙擦擦手，说吧！派啥用场？往哪儿贴？看人乐颠颠地走了，她接着干活儿：洗衣服、纳鞋底、摘菜、淘米、喂猪、薅草……

我看惯也记牢了姥姥剪纸时身心入境的神态。那剪行纸上的唰唰声，悦耳之极。我是个出名的调皮蛋，经常变着花样刁难姥姥。一天，我用双手死死地捂住姥姥的双眼，让她摸着剪窗花。岂知工夫不大，一幅喜鹊登枝图便完成了。梅枝与喜鹊形象生动，大小疏密比例都无可挑剔。我服了，可还要赖：“姥姥，你从我手指缝里偷着往外看了！”

“你差点儿把姥姥的眼珠子按冒了！”姥姥用指头点了一下

我的鼻子：“熟能成巧，总剪，手都有准头了！”

是的，望天吃饭的庄稼人都图个吉利，姥姥对喜鹊登枝图再熟悉不过了，数九隆冬剪，三伏盛夏剪，日光下剪，月光下剪，灯光下剪，以致摸黑剪。姥姥的手就是眼睛，好使的剪刀就像她两根延长的手指，伸缩自如。我注意到，姥姥的指骨间有长期与剪铁接触磨出的硬茧，那是劳动的证章，也是技艺何以纯熟的注释。

密云多雨的盛暑，姥姥怕我溜到河套游泳出危险，便用祖艺把我拴在屋檐下。她从旧课本上撕下一页纸，唰唰几下，就剪出一幅图样，我抢过来看了，是一只顽皮的小兔子骑在一头温顺的老牛背上。我不解地问：“牛干啥驮着兔子？”

姥姥笑了：“谁让牛是兔子的姥姥呢？”

唔！姥姥生肖属牛，而我属兔。我嚷着还要。姥姥又剪出一幅：一头老牛和一只兔子在一块地上啃食青草。姥姥问：“看明白了吧？”

我想了想说：“我知道了，是说我和姥姥在一个锅里吃饭呐！”

姥姥把我搂在怀里夸道：“机灵鬼！”

“我和姥姥都吃草，不能吃点别的吧？”说真的，我馋，不想吃园子里的草，只想猪圈里的肉！

姥姥顺口说：“吃草的动物心善！”

从那时起，我总缠着姥姥剪兔子和老牛——蹦跳的兔子，奔跑的兔子，睡觉的兔子；拉车的老牛，耕地的老牛，反刍的老牛……兔子总是在玩耍，老牛总是在干活儿。我摆弄着各式各样的窗花，对活跃的兔子与敦厚的老牛充满了好感。

我上学了，小学、中学、大学——越走越远了。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忆及那清清爽爽的剪纸声，我的心境与梦境就立

刻变得有声有色。每逢假期还乡省亲，一进村就与姥姥的手艺打照面：家家户户的窗花全冲我笑着。只可惜那年月乡间拮据，窗花的基本原料总不充裕，好在姥姥能将就，薄厚黑白都行，偶尔见到两张软塌塌的彩纸，便显得分外精贵了。触景生情，有时我想：等我长大挣了钱，首先要给姥姥买足够用的彩纸……

后来我当兵了。入伍走时，姥姥为我剪了一幅玉兔捣药图，典出神话《嫦娥奔月》的故事。姥姥没说什么，我猜想是让我扛枪去捣和平的药，去治战争的病。十年前，在南方的猫耳洞里，我收到了姥姥随舅舅信寄来的两张窗花。其一是一只呲牙的兔子正抡锤子——大概就是那柄捣药的杵，激愤之态跃然而出，可能取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之意；其二是一位发髻盘头的老太太以手遮额，站在门前眺望远方，那一定是姥姥在盼我早日凯旋了。后来得知，姥姥在做这两幅窗花时，剪了手。姥姥眼不花，手不颤，用剪得法，可这次听我上了前线，走神了。枪林弹雨中，我没擦着皮儿，姥姥却受了伤；没待我流血，姥姥却先流了血……

几年后，我又收到姥姥的一幅剪纸，一头老牛定定地站着，出神地看着一只欢蹦着远去的小兔子，连结它们的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我知道，它们之间真正的联系是割不断的血脉。事实上，我不管走多远、走多久，梦中总不时映现窗花和村路两侧的四季田野及苦乐村情。

我提干了，第一次发薪，我便到市里买了一大卷五彩缤纷的镀光纸，准备带给姥姥，让全村的窗子都灿烂起来。再请她用黄纸剪一条老牛，用银纸剪只兔子，用绿纸剪一片草地。可是几个春秋过去，我才忙里偷闲返乡。进村，家家窗花依旧，但进门方知：姥姥在一周前急病辞世了！

姥姥的新居在一片苞谷地的尽头，新土喷香，隆起一座坟包。我跪了下去，划着一根火柴，逐张点燃了一大卷子彩纸。五颜

六色的彩纸焕发出的火光一律是红色的，传说行善的人死后都上天堂，吃草的姥姥此时一定在天堂里了。天堂有窗子吗？天堂的窗子也需要窗花的装饰吗？火光映着我的泪光，模糊中眼前影像迭现：小兔子……老牛……

回到城里，我把手中的剪纸送给一位编辑朋友，她爱不释手，一连声地称道这古朴的艺术。几天后，她打来电话说：几幅剪纸作品主编通过，下期发刊物封三，又问我署名事宜。直到这时，我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不知姥姥的姓名……

大 难

我的姓名被白大褂拂来拂去,充满了来苏味儿。胆石症的兀现,让我把医院视为天堂,医生护士皆为天使。

只有一男一女如此痛过:书本里或舞台上的铁扇公主,才像我这般捂着肚子打滚。她滚在古典的神话中,而我滚在现实的生活里,一律滚得天昏地暗。孙悟空以一片茶叶的身份,钻进了牛魔王老婆的肠胃,可它是用什么方式切入我胆囊的?它从何而来?它为何而来?孙猴子目的明确:借宝扇过火焰山。难道这石头也是为了向我借什么吗?我惟一的宝物是我惟一的性命,倘被迫交出,我便上了比火焰山更为酷烈的炼人炉。

无眠之夜,我仿佛听到胸腔深处,几块石子缠缠绵绵接吻似的摩擦,如一把邂逅的子弹,在衣兜里哗哗啦啦地神聊——我听不懂更译不出,它们的话不知该叫外语还是内语,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挑衅声,这拒不露面的幕后者俨然是我的领导,它通过与它似乎很熟的医生,传达它无可更改的指示,让我疏远人人喜欢的曲香味的液体,让我冷淡人人嗜爱的油食。吃喝全由它说了算,而我只有点头照办的份儿。如果对这种种专横的限制表示丝毫的异议,势必又要经受严刑拷打。我被逼成了三餐素食的和尚,唐僧吃斋是出于自觉的信仰,我却因为一种无奈的压迫。病床上,曾有一梦:那石头带着我的血肉陀螺般滚动,突然迸裂,跳

出一顽猴——据《西游记》载，孙悟空就是这么诞生的。可我没学会一句降伏它的咒语，它却掌握了治我的紧箍咒。我想去控告这来路不明的家伙，可任何法庭都无法将其传讯。不能与它打官司，又不能调解，还不能硬拼，也不能谈判。好不容易请B超机弄清了它的位置，也尝够了它的厉害。它赖在我的心侧，决定着我的体温，甚至体重。它放肆地挑拨胆和胃的关系，——这是一种明显的动乱，我却无力平息。

人，原来都是母性的——女人可以生育，男人能够生病。而所有的病痛均是雄性的，强悍，凶猛。外来的病毒还好预防，最可怕的疼痛是体内自造的。倘对我从外面攻打，尚有皮肉筋骨做防护的屏障，但这东西从内部发兵，直取腹地。看来，它是准备与我打一场持久战的，挖了一条地道，偷袭，左掣我心，下掣我肝，我的心肝全成了它的战利品，我被它轻易地打倒了。我承认，我不是它的对手，我的脸呻吟成了一面白旗，我几乎要做屈膝的叛徒，我想向痛苦出卖自己，可这以捉弄人为乐的隐身的家伙却不来受降……

它让我晓得了生死之间有限的距离，它让我组织了遗嘱的具体内容，提着心吊着胆过日子呵。细想想，又似乎有点儿活该，灾难是自己孕育的。左右看看，别人都好端端地没有这石质的负担。正可借用一句俗烂的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砸了自己的心！

空有愚公移山志，总也搬不开腹内的顽石。想起某样板戏的某句唱词，“浑身是胆”的人才“雄赳赳”。我只有一个钻进了异己分子的破胆，不怯懦又有何良方？在无韵的大难面前，任谁也难以英雄，任谁也无法幽默。但实在受不了的当儿也许痛出一种勇敢：去死！

有好友自京都捎来一些外国药，包装上全是不认识的勾

勾巴巴的字母。引进一点儿洋药，降伏一点儿土病。请药针伙同药丸药面药片安慰了数日，它好像有些消气了。我脱下穿薄了的病号服，换上一身中山装，便又如以往那般，带它出院了——乖乖，咱们回家吧！

出院通知书上，医生特意注明：患者拒绝手术治疗！我知：手术是惟一有效的根除方法。

它还继续得意在我的体内，用我的营养积蓄它再次作祟的力量。每逢屏息静气，我的心都能怵怵地听到，附近有霍霍磨刀之声……

我防着它、防着自己的日子，又开始了！

雾雨中的登临

雾一般的蒙蒙细雨就这样若有若无地弥漫了空间……

几个着蓝裤子的军人，步出南空导弹某团的营门，来到方志敏烈士陵园。这是我们今晨抵达南昌后的第一个去处。我不仅仅是从山海关外赶来，严格地说是自三十年前奔来。在我颈系红领巾端坐课桌后朗诵《可爱的中国》之时起，就出于对革命先烈之深深敬仰而萌生了这一渴盼。少年时代的憧憬，终于在中年时代实现了。

甩开车水马龙嚣声盈耳的柏油路，拐上一条依旧宽阔的斜径，人踪顿寥，静谧有加。轻起轻落的脚步说明，此来不是观光，乃是“朝圣”。走进陵园大门，扑面一派葱茏的肃穆，长长的高高的石阶把我们径直引向山巅，洁净的石阶两侧苍松挺拔，翠柏婆娑。竖立碑前，默读一位气壮山河者的生平，其上赫然镌示着《可爱的中国》《清贫》。这两篇宏文的题目相接，不知怎么，书名号在我眼中失落，心中下意识出现的竟是“可爱的中国清贫”。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世界上的富国横向相比，我们的物资可谓清贫；而与自己历史上志气盎然的时期纵向相较，我们现在的精神也似嫌清贫。穷并不十分可怕，最可怕的是满了口袋而空了脑袋。时下，社会上生活中种种不尽人意的现实，不是太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清贫”二字了吗？方志敏这样顶天立地的志士，